

陳文茜趣說蔣介石行館



▲陳文茜在回答現場觀眾提問

【本報訊】實習記者阮鳳娟報導：「蔣介石是最好的風水師，很會看風水。」這是陳文茜在講座上重複得最多的一句話。她前日在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以蔣介石的行腳介紹旅行台灣的主題路線，她開玩笑說是「騙大家去台灣」。

陳文茜是台灣知名媒體評論員。雖以言辭激烈著稱，但她在講座現場顯得平易近人，從歷史、地理及景色方面，為大家描繪了蔣介石在台灣的三個行館。

草山行館在陽明山，位置正好是整個陽明山風景最好的地方。陽明山原名草山，由於蔣介石敗退台灣，毛澤東形容他是落草為寇，蔣介石很介意，於是把草山改稱陽明山。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蔣介石在中國大陸的最後一個地盤，四川成都失守了。此時的蔣介石在日月潭休養。聽聞這消息，蔣介石靜坐了一會，喊上兒子蔣經國一同上漁船遊日月潭。突然來了捕魚的興致，向漁夫要來漁網，往江中一撒，捕到一條魚。漁夫趁機說，這是他三十年來見過捕到最大的魚。蔣介石大為高興，說道：「好兆頭」。一九五〇年年初，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參戰，蔣介石認為這是「好兆頭」。而這個「好兆頭」也成為蔣介石每次「開講座」的談資。

另一個行館是中山樓。陳文茜說，「不進中山樓，不會知道中山樓的美麗。」中山樓內的書房是兩連的，傢具是紅木傢具。中山樓是蔣介石的行館，蔣介石中正，為何中山樓不叫中正樓呢？陳文茜解釋說，蔣介石一直認為自己是正統，而最正統的標誌便是孫中山，命名為中山樓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正統地位。

陳文茜說，蔣介石不愛錢，他的行館除了中山樓以外，其他都非常樸素，但是風景很好。她還提到，蔣介石在台灣的那段時間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到了台灣，不久便意識到反攻無望，索性放開心情，寄情山水，這段時間過得很安寧，很快樂。

陳文茜建議，如果去台灣旅遊，又對蔣介石感興趣，可以帶上一本專門介紹蔣介石行館的書，每到一個地方，都可以知道當年老蔣在這裡做過什麼事，說過什麼話，非常有趣。

雖然講座的主題是遊山玩水，但現場觀眾卻不忘陳文茜的老本行——時事評論。有人問，是否會覺得她主持節目的團隊罵人罵得太厲害？陳文茜笑說，她經常罵的人是陳水扁，但他似乎沒有自殺傾向。她說，她經常罵的話題都是涉及公眾利益，只要她有六七成的把握，就會說話。會上，陳文茜還批評了韓寒，也做好了成為公敵的準備。她笑着說，韓寒很帥，是年輕人的偶像。不過，韓寒批評世博是「用錢砸出來的」，她不同意他的觀點。陳文茜認為，上海世博是她經歷過的最成功的世博，上海市政府也為此做了很多事，比如修建地鐵，溝通整個上海市，她認為，上海市政府應該更有自信，不要害怕韓寒的批評。

夏日掀「寒」風 演講廳座無虛席

韓寒書展會粉絲談寫作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導：內地人氣作者韓寒帶來了夏日「寒」風，昨日出席書展「與讀者見面會」，一千個座位的演講廳座無虛席，觀眾中年輕人佔大多數，他們一見到韓寒出場便熱情歡呼鼓掌。

《獨唱團》出版受關注

韓寒俊朗的外表，幽默的話語，帶笑的神情，令現場的「粉絲」反應熱烈，甚至有「寒迷」問他住哪



▲韓寒在記者會及讀者見面會上，分享寫作心得的機會

間酒店，或留下電話叫韓寒與之聯絡，這讀者見面會也似乎有點像明星的歌迷會。

韓寒把大部分時間留給觀眾傳紙張發問，只是簡略地介紹了他所主編的文藝刊物《獨唱團》的出版過程，這本書在書展內亦有攤位出售。

韓寒與讀者分享道：「《獨唱團》這名字本來是留給自己要寫的一本小說，就如我的名字，也是爸爸想起的筆名，結果留給了我。本來想改這本書為《文藝復興》，後來感覺好像「牛皮」吹得太大，自己也覺得自己沒有文藝，而且，這名字也沒有被批准使用。出版《獨唱團》的過程，最難之處是金錢上的壓力，雜誌社的成本每月也要花十幾萬元（人民幣，下同），堅持一年下來已用了二百多三百萬元。」

捐百萬元保護動物

他之前在記者會上曾表示，有人想以一萬元一個字邀他在網絡上寫推廣產品的文章，字數不限，但他還是推卻了。韓寒說：「若是寫一萬字我可以買十部法拉利跑車了，但我不能寫，若是要站台，我寧願上街站台，文字上的站台我是接受不了。所以我還是參與了一些活動，結果賺回了《獨唱團》成本，還多出



▲讀者見面會現場座無虛席，觀眾反應熱烈

一些。」

另一方面，審查也是一件難題，韓寒發覺未必是政府要審查，因為內地是可以讓書本推出後才審查，但出版社往往各有各的標準，他前後換過約四間出版社，這些出版社認為有問題的文章都不同。開始時他希望保護一些作者的文章，後來又同意一位朋友的講法，文藝作品中，面對審查的只佔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都與審查無關，不會因而影響文藝水平，《獨唱團》的銷量現已達到八十萬冊，而韓寒感謝讀者的捧場，決定捐

出一百萬元善款，由於他很喜欢動物，也覺得動物比人更需要保護，所以計劃用於這一方面。

韓寒表示，他在網絡上寫雜文，是要追求「必勝」，但寫小說方面，他之前曾覺得自己水平還很不夠，因此一直不敢稱自己是作家，而是作者，後來他看了更多五四時期的文章，如胡適、梁實秋及林語堂，他也推薦讀者們去閱讀那個時期的作品，反而是之後的一些文章忽略了文字的優美。

韓寒在與讀者見面之後，還舉行了簽名會，讓讀者們滿意而回。



▲韓寒的文藝刊物《獨唱團》（左下）及其他著作於書展出售

韓寒自稱既得利益者

【本報訊】實習記者阮鳳娟報導：人氣作家韓寒昨日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記者招待會。一貫以敢說真話著稱的韓寒，一開頭便說，「久聞香港媒體大名，來吧！」

記者招待會上，韓寒說自己是「說真話的既得利益者」。他說，在內地，還有很多像他一樣講真話的人，他們寫得比他還好，只是沒有像他一樣得到名聲而已。而對於社會上的讚譽，韓寒說，他不希望有過多讚譽，讚譽越多，跌得越慘，也很容易產生個人崇拜，還好自己的讀者都很理智，看到自己的文章，覺得寫得不好，都會在網絡上留言，提出意見。

最近，韓寒的新書《他的國》在香港出版。韓

寒說，這不意味著他要進軍香港市場，也不擔心書的銷量。在內地，最好可以賣一百萬本，最差只能賣一萬本，一萬與一百萬差了一百倍；但在香港，賣好也只能賣五千本，最差賣一千本，相差不會太遠。

不過，對於外界稱香港為「文化沙漠」，韓寒說，香港並不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城市，雖然香港人不喜歡看文藝小說，但是，香港有很好的電影，電影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趁着書展，不少內地人來港買內地買不到的書。韓寒說，此次並沒有特別想買的書，反而更想買頭盔、手套此類的賽車用品，因為自己常常會丟手套。

文藝動靜

美術編輯：李志文

舒建新雲南結緣繪丹青

本報記者 楊會國



▲《彝山歌韻》

舒建新，山東青州人，現任中國國家畫院院長助理、美術館館長。一個北方大漢，為何對千里之外的雲南如此牽掛？他陷入了深深的回憶之中……

寫生創作如魚得水

舒建新深受北方地域的歷史文化和大自然的影響。兒時的他喜歡信手塗鴉，寫寫畫畫，家裡的牆壁、野外的沙灘都是他作畫的天然畫板。老天不負有心人，這個有夢的孩子終於考進了無錫輕工業大學造型美術系。

畢業後，他為了生計只好暫時放下畫筆，從事與美術無關的工作。但生活的重壓並沒有泯滅他對藝術的渴望，一有時間，他就揹着畫板遊走於山水間寫生創作，漸漸的，作品開始被人關注。後來他到《揚州日報》當美編，再到揚州國畫院專門創作中國畫，讓他如魚得水。現在回憶起來，舒建新都深有感觸：揚州是歷史文化名城，那裡有揚州畫派，江蘇又是歷史與當代名家薈萃之地，十年的江南生活，尤其是亞明、賴少奇兩位老師給他做人與繪畫上的教導，讓他受益匪淺。

一九九四年，舒建新調入中國畫研究院，獨特的風格使他聲名鵲起，其作品多次參加國內外展覽並獲獎，先後在北京、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等地舉辦個展和聯展，出版個人畫集，多幅作品被釣魚台國賓館、中國駐外使領館等收藏。

二〇〇七年，舒建新受委派到雲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掛職副州長，期間



▲《蒼山觀洱海》

，他組織策劃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建起了梅葛希望小學、文化傳習所、彝族刺繡研發中心等。工作之餘，舒建新不忘創作，雲南的山山水水，給了他藝術創作的激情與靈感。兩年多裡，舒建新登高山、穿密林，櫛風沐雨，星夜兼程，走遍五個地州六十多個縣市區，拜訪過二十二個少數民族聚居區，完成山水人物寫生積累繪畫素材上百幅。

彝州風情筆造神境

在不斷的摸索與創新中，舒建新的畫藝日臻成熟。之前的作品主要以詩畫為主，特別受到「新安畫派」包括黃賓虹的影響，在創作中追求天人合一境界，但他取法黃賓虹卻不被「黃家山水」所困。

舒建新創作的獨到之處在於繁茂中求疏密整合，蒼茫中求渾潤滋潤。滄海清潤、厚勁靈動是舒建新畫作的亮點。他深入真山真水，感悟生活氣息，以充滿力度的用筆，使山石質地挺拔硬朗，畫出「巒巒渾厚、草木華滋」的境地，其作品可近觀，亦可遠賞。

二〇〇八年和〇九年，舒建新先後在江蘇和雲南舉辦「丹青雲南——彝州風情作品展」，獲得好評，給人一種全新的感受。

在許多人忙着享受生活的同時，他遠離都市，遠離喧囂，將人體驗、生活情感全部傾注於筆端，摸索出一條描繪山水人物畫的個人風格，山水中的人物不再是傳統的點景人物，而是畫面的重要組成部分，人物具有濃郁的生活情韻，體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

舒建新「丹青雲南」畫展將在北京開展，之後還將赴上海、南京、濟南巡展。

《元謀土林印象》



▲《雨林幽韻》

羅忼烈

手稿及藏書展出

貢獻 ▶ 羅忼烈對中國古典文學教育有莫大



為紀念去年逝世的國學家羅忼烈教授（1918—2009），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珍本閱覽室由即日起至八月三十一日舉行「兩小山齋藏書：羅忼烈教授特藏展」，揀選「羅忼烈文庫」收藏的古本書籍、學術論文、詩詞作品的手稿和研究專著展出，透過這些珍罕，讓參觀者認識他的成就和治學風格，從而引發大眾研讀古典文學的興趣，推動學術研究的風氣。

羅忼烈乃中國古典文學專家，專擅詞曲，兼涉經、史，以至地輿方志，文字音韻之學。因初讀詞曲時，獨愛晏小山（幾道）之秀氣勝韻，張小山（可久）之典麗清雅，所以將他的書齋命名為「兩小山齋」。

羅忼烈一九四〇年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曾任香港培正中學教師、羅富國師範學院講師、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一九八三年於香港大學退休，其後兼任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和澳門東亞大學客座教授。他從事大專教育逾半世紀，桃李滿門，對香港中國古典文學教育貢獻良多。

羅忼烈除從事教育外，也熱心參與文教事業，率先響應香港公共圖書館的「文獻徵集」行動，將其書齋「兩小山齋」數十年來的藏書贈予香港中央圖書館，圖書館特別為此成立了「羅忼烈文庫」，內容包括書刊、著作手稿、名家墨蹟、專訪報導、教學研究資料等文獻藏品，並編纂《羅忼烈文庫目錄》，藉藉保存本地學人專家的學術研究資料，加強及充實圖書館有關中國古典文學資料的館藏。

「羅忼烈文庫」的藏書中，不少是珍本古籍，內容涵蓋經、史、子、集。他歷年來撰寫的學術論文，凸顯他廣博而嚴謹的治學風格。雖然他致力研究周邦彥、柳永，但其學術研究範圍不限於宋詞，兼及曲、文字、音韻、經籍等課題。「文庫」中不少藏書附有親筆眉批札記，反映他閱讀時的靈思妙想及嚴謹的治學態度。

羅忼烈除了以專研詞曲聞名外，也以詞作聞名。「文庫」收藏為數不少的詩詞，包括《兩小山齋樂府》及其他作品，撰作時間可上溯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創作時間橫跨五十年。

▶ 展覽展出羅忼烈的手稿
▼ 羅忼烈的手稿及藏書

